

從清代科舉到現代備考：「學長們」的讀書策略與經驗

說到考試，當然不能閉門造車，吸收前人的經驗、讀書方法是最快的進步方式！現在學校會邀請上榜的學長姊回校座談，或是上榜者自己在 PTT、Dcard 分享備考方式，清代的「學長」自然也有許多備考經驗談可以分享。

學長！請教我怎麼準備考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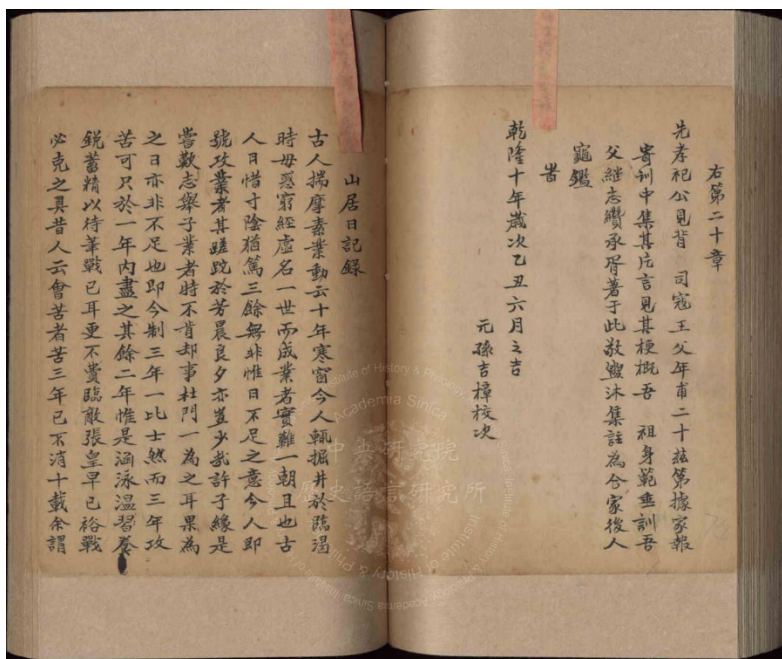
許三禮（1625-1691），河南安陽人，順治十八年進士。許三禮的《懷仁堂遺稿》其中一篇〈山居日記錄〉便詳細規劃了準備科考的一整年讀書計畫，開頭便強調：「（科舉）今制三年一比，士然而三年攻苦，可只於一年內盡之！」其餘兩年「涵泳溫習，養精蓄銳」，便可從容以待筆戰。不過科舉考試並不容易，許三禮也指出昔人勉勵向學，云：「會苦者，苦三年，不會苦者，苦一世。」許三禮將三年濃縮成一年，勢必更要「猛斷俗緣，靜心一居，刻日限程，晝夜孜孜……。」

讀書計畫究竟該如何執行？許三禮先粗估了考試範圍，將四書、五經可作為考題的題目開列。

上半年主要讀科舉第一場考試的必考題「四書」，下半年除了持續溫習四書，並準備第二、三場考試的內容。（清代鄉、會試考試內容幾經變動，乾隆 52 年議准新的命題規範，這個命題規定一直延續到晚清。許三禮活躍的時期考生仍需考論、表、判、策等書體，但士子只需要專門學習五經中其中一經即可。）讀書計畫詳細到「以日來計」，每日早晚皆有進度，進度讀完後，每個月還會外加課文，一年內便可「讀完千餘篇題目，作（文）近二百首」。其餘兩年可以和朋友一起練習寫八股文，每日五到七篇。

「學霸」的讀書方式有受到廣泛追隨嗎？我們不得而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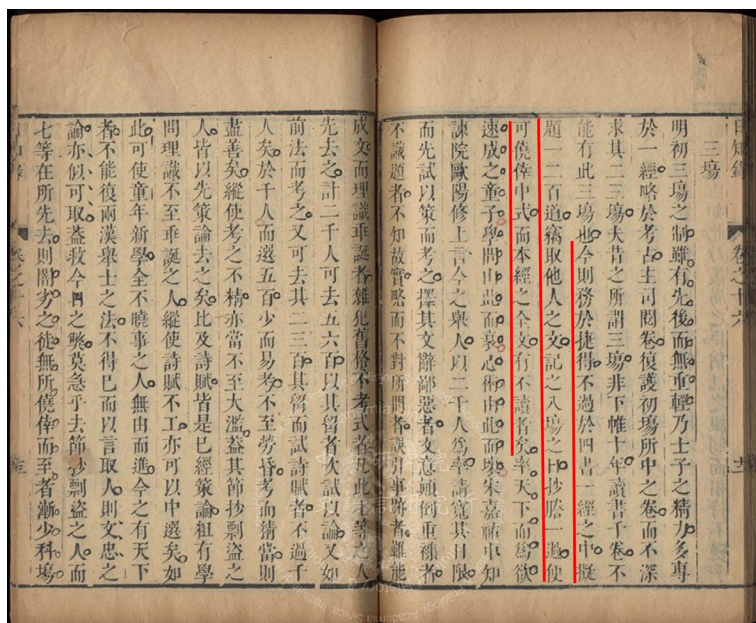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許三禮後人曾編輯其遺稿，刊行《懷仁堂遺稿徵存》，史語所藏的《懷仁堂遺稿》手抄本上有許多刪改的痕跡，應為其原稿或較原始的版本，而其中〈山居日記錄〉上有簽條題寫「刪去不抄」。編者的考量是什麼？現在也無從考究了。



〈山居日記錄〉，收入於《懷仁堂遺稿》。典藏號：188180

應對考試有技巧可遵循，也如同現代學校讀書常被抨擊的，將應付考試等同於學習，誤以為考試得分高，就真的「學會」課本上的各種知識。

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（1613-1682）對科舉有犀利的批判，認為一本經書中可做為題目的僅一、兩百道，因此只需背誦八股文選本，不用通讀經書，就有可能僥倖中式。書中直指「八股盛而六經微，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（十八房原指科舉鄉、會試 18 名同考官分房批閱試卷，後因十八房考官編刻八股文選本，而成為其代稱）。」



（明）顧炎武撰，《日知錄》，康熙 34 年（1695）遂初堂潘氏刊本。典藏號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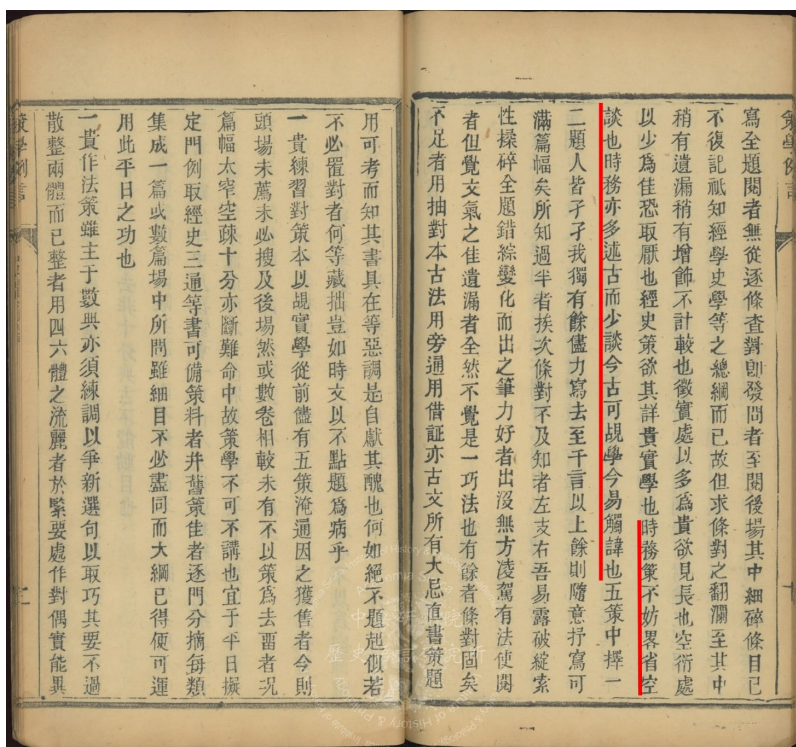
153663

學長！請分享有哪些類別的參考書可以買？

針對考試內容編輯相關教科書，古人和我們是一樣的。清代不論是官刻、坊刻的考試用書成千上萬，不知凡幾，考試時八股文寫作觀點須依宋儒傳注，不得引用其他學派，更讓出版商看準商機，編寫各種符合考試要求的舉業用書。根據沈俊平的研究，四書類舉業用書分為「講章」、「制藝」和「考據訓詁」。

「講章」主要講解經書的意旨，雍正朝進士任啟運（1670-1744）的《四書約旨》最早出版於乾隆年間，頗受歡迎，展出的版本為光緒二十年浙江官書局翻印版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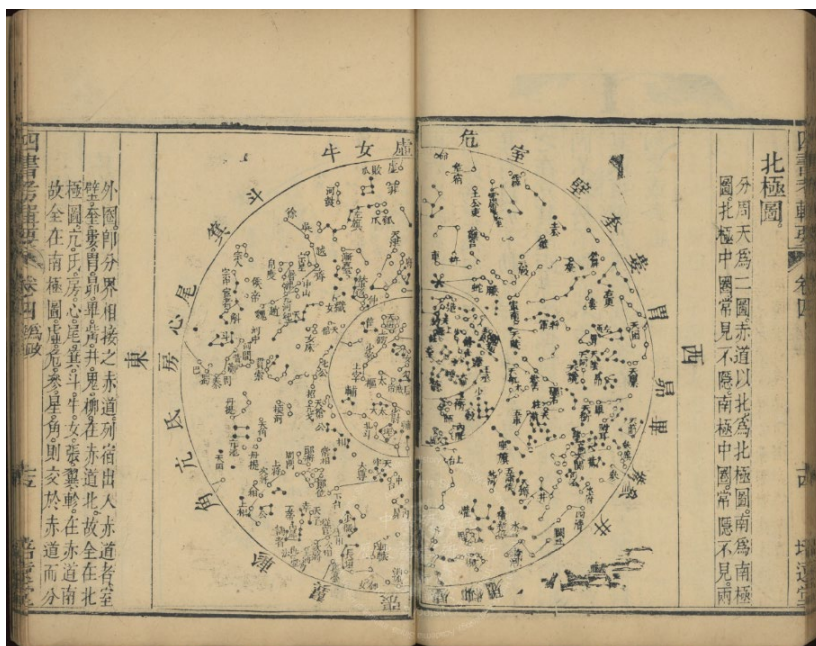
「制藝」分析文章結構，以便讀者學習寫作技巧，侯鳳苞所寫之《策學例言》雖是專攻第三場考試所考的時務策，篇幅不大，卻精準點出寫作的取巧計法，作者指出「經史冊欲其詳，貴實學也，時務策不妨略省空談也」，不能空談，卻也不能談論太多當今時事，因為怕「易觸諱也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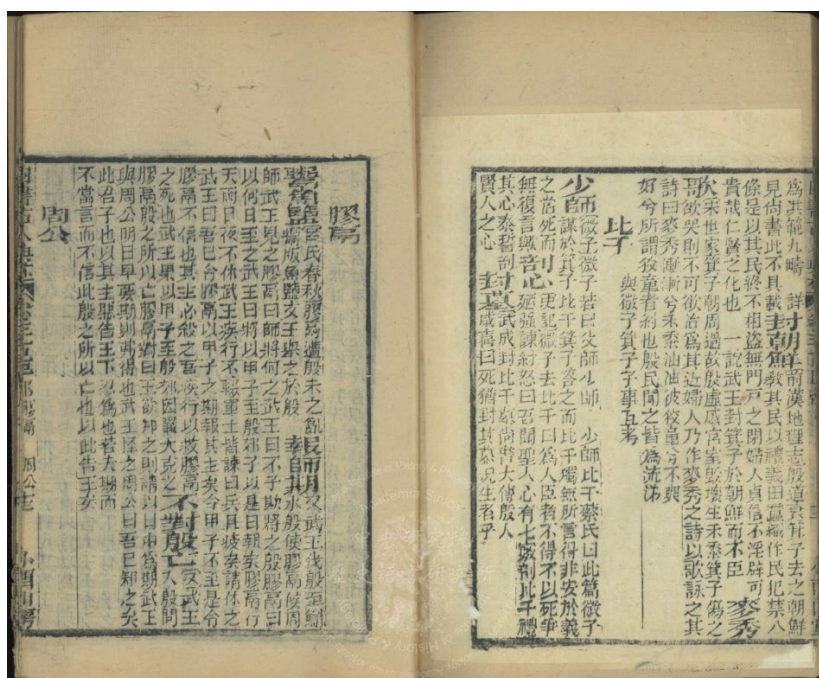
（清）侯鳳苞撰，《策學例言》，道光、咸豐年間（1821-1861）宜黃黃氏木活字排印本。

「考據訓詁」則歸納四書中的人物或事物，陳宏謀（1696-1771）《四書考輯要》主要考證四書中的人物、典制與物品。作者直指一般四書講章「於典制人物少所紀載」，在研讀經典內容時並未探究經史，因而「臨文鮮所依據，空疎浮泛」。因此本書在講解經典章句時，不但一個個詞彙考證解說，並配合朝代，附

上輿圖，也將祭祀的明堂位置圖、禮器圖一一描繪出來，可說給予讀者直觀的視覺理解。而江永（1681-1762）的《四書古人典林》則是一套風靡清代的暢銷書，受士子推崇而不斷翻刻，共計有 16 種刊本。以帝王、古臣、古賢、聖賢、諸侯、大夫、雜人、烈女分類，每個條目詳細標明出處。江永指出，「四書古人有典故可考者二百餘人」，這種整理考據性的教科書對於考生準備考試極為方便。



(清) 陳宏謀撰，《四書考輯要》，乾隆 36 年（1771）臨桂陳氏培遠堂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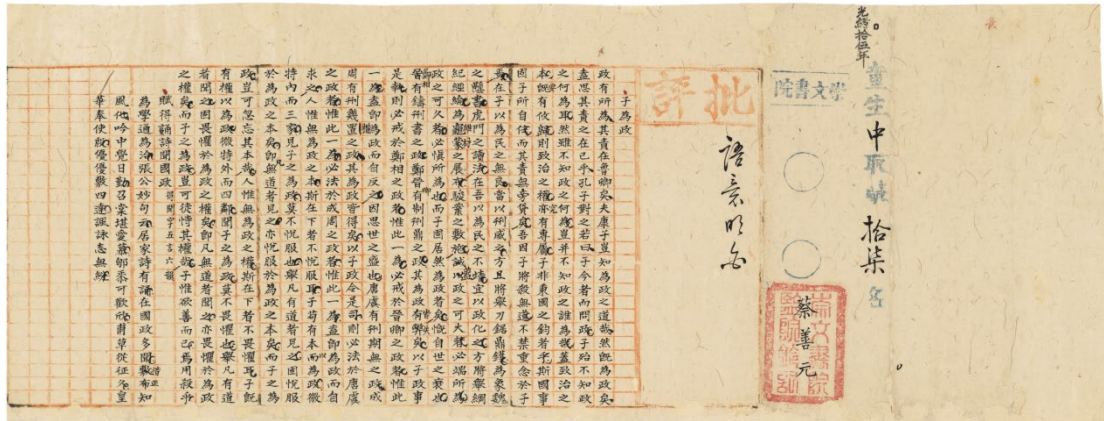


(清) 江永編，《四書古人典林》，乾隆 39 年（1774）小西山房袖珍本。

模擬考，清代學長也考過！

清末探花商衍鎰在「科舉考試的回憶」曾提及書院讀書的經驗，從 14 歲到 20 歲皆是「走讀從師，與考書院」。「廣東稱為大館，先生皆是科甲有文名的人，賃一祠堂或寺廟中閑屋以招生徒。本人選擇悅服的先生前往執贄，每館學生百十人至百餘人不等。」講課內容以八股文為主，帶講經、史、詩、賦、策論，每天都有作業，「三課或五、六課，課題八股文一篇，間有試帖詩、律賦、史論，學生作後，即日或明日呈繳於先生評閱，由先生圈點批改，選好者貼堂使眾觀摩。」優秀的作文除了張貼供大家觀摩，考試名列前茅者也有獎學金，甚至可以跨書院考試！

課卷形式可以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《光緒十五年崇文書院蔡善元課卷》想像，格式類似童生試卷，頗具「模擬考」的效果。封面紀錄學生姓名、等第資料，並鈐印「崇文書院」，卷面甚至蓋印並書寫「童生中取□拾柒名」。



光緒十五年崇文書院蔡善元課卷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，2001.007.0012

備考壓力山大

清代出現許多「課子圖」、「課子文學」，反應出科舉成為家族事業時，父母、尤其是母親，所扮演的督促者角色。王淑卿為嘉慶年間進士梁章鉅（1775-1849）母親，〈送兒子入學〉為其知名詩句，開頭「養兒不讀書，不如豚與犬。能養不能教，所生既無忝。」表現出母親強烈的期待，同時也代表身處其下的人子所背負的龐大科考壓力。

王淑卿 〈送兒子入學〉

養兒不讀書，不如豚與犬。能養不能教，所生既無忝。
 況我貧賤家，差幸書生行。迢迢十五傳，儒門澤已遠。
 失業不廢耕，讀書此為本。過時而後續，事勞效益解。

讀且未可恃，不如奚罷免。成人基在初，如農報疇畝。
撫茲嬌癡者，憎我心悚喃。強之入書塾，戚董兼愛勉。
夫君在京華，頻歲勞望眼。尊章各垂白，所居矧隔遠。
我責曷旁貸，我心日轉輾。倘稍入曠廢，俯仰有餘醜。
晨光扶書出，夜色燒燭短。迴圈無已時，課此亦自遣。

[上升的階梯——清代士人的科考生活](#)